

学报摘编

2024年第6期

目 录

1. “双一流”大学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径 2
2. 中国高等教育话语体系的内涵及建设路径 4
3. 地方师范大学如何助力教育强国建设 5
4. 如何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 7
5. 劳动形态的数字化变革及教劳结合的再认识 9

1. “双一流”大学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径

山东大学党委书记任友群教授在《“双一流”大学何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一文中提出，高校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双一流”大学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跃升。

(1) 加强顶层设计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首先，“双一流”大学要系统谋划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整体布局，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前瞻设计优化高校服务新质生产力的人才、科技等要素的整体布局。其次，“双一流”大学要引领建设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高地，发挥“双一流”大学的理论高地和人才汇聚优势，为新质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撑。第三，“双一流”大学要构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数智化支撑。围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等关键环节的要素流动和态势感知，推进数字平台等数智化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形成的数据资产为学校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决策咨询。

(2) 以高水平人才队伍引领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双一流”大学要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高校人才工作始终。坚持“以教为先”，树立崇尚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鲜明导向，加强协同育人，营造有利于培养发展新质生产力所需各类人才的良好生态。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全面培育科技战略人才和应用型人才。加大对科技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的支持力度，与国家有关科技计划紧密对接，探索

长周期、高强度的稳定支持机制。

(3) 以科技创新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双一流”大学要聚焦推动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构建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体系，发挥学科建设对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加速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整合发挥一流学科及相关学科群特色优势，探索学科发展新方向，形成一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未来科技发展趋势的新学科，提升学科、科研和人才培养的適切性。

(4) 以成果转化应用提升新质生产力效能。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推动“四链”深度融合作出的部署要求，发挥“双一流”大学创新供给和人才供给优势，精准服务打造知识、技术、资金、人才、数据等要素集聚融通的产业创新生态。围绕国家和区域产业体系发展需求，以人工智能等先进理念牵引建设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公共服务平台，提升成果转化全过程质效。

(5) 以深化对外交流合作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双一流”大学需健全多元化对外交流合作体系，深化“一带一路”对外交流合作，不断开辟新的合作领域，开展面向热点需求的专项合作，共同推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

(6) 以有组织科研助力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形成。“双一流”大学需推进科研组织模式变革，健

全以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围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特征，根据人才成长规律，不断优化科技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激励机制，构建以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

2. 中国高等教育话语体系的内涵及建设路径

北京师范大学周作宇教授等人在《中国高等教育话语体系的内涵及建设路径》一文中提出，建构中国高等教育话语体系是回应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时代要求，但更应当视为学术共同体试图摆脱话语依附、建构自主话语体系的“自律性”要求。

(1) 持续深化高等教育学科化建设，强化话语主体责任。在构建中国高等教育话语体系的语境下，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化建设有两项基本任务。第一，提升高等教育学科的自主性。第二，提升高等教育研究的科学性。

(2) 坚持高等教育研究切近实践，强化话语内涵建设。作为应用性特征鲜明的高等教育学，切近实践是其必然要求，也应当是高等教育学科的基本品质。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面临的挑战最大，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也最多，这是开展高等教育研究的“富矿”。只有进入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在占有丰富研究资料的基础上持续提升概念化能力和理论化能力，才能建构起有生命力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3) 坚持高等教育交融互鉴，提升对话能力。一方面，要有一种自省的意识。这种自省的意识体现为研究者“对中国身份的认同和肯定”，经常地与某种“学徒状态”的脱离和特定的自律性要求相吻合、相表里的。另一方面，更需要全球视野和全球胜任力。要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和“我族中心主义之间”非此即彼的论证，倡导尊重、信任和富有启发性的对话。

3. 地方师范大学如何助力教育强国建设

辽宁师范大学校长姜凤春教授在《地方师范大学助力教育强国建设：何为、难为与可为》一文中指出，地方师范大学是将师范生转化为未来数以万计高素质教师的重要阵地，是推动“地方师范大学-地方政府-中小学”合作共同体持续优化的中坚力量，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发挥着特殊的连接作用、转化作用和助推作用。受历史和多种现实因素的影响，地方师范大学的连接、转化和助推作用并未得到有效彰显和释放，这成为阻碍地方师范大学助力教育强国建设的现实困境。针对现实困境，文章提出如下应对之策。

(1) 重申与重拾师范教育本位性，打造“教师教育底色鲜亮”的地方师范大学师范教育样板。要以立德树人引领地方师范大学的价值追求，以中国特色渲染地方师范大学的鲜亮底色。要坚持以师范性彰显地方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的本位使命。“师范性”是师范院校的核心定位，如何凸显师范

性是地方师范大学助力教育强国建设的题中之义。

(2) 强化与彰显教育家精神引领性，以“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造就地方师范大学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将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内化为新时代教师教育和未来教师培养的内在动力，系统造就一批具有坚定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教育信仰和教育情怀，形成了本土特色教育实践模式，并在教育改革中发挥引领、示范、服务和带动作用的教育家型教师队伍，为教育强国打造坚实的生态底座。

(3) 凸显与释放学科交叉功能，通过学科交叉融合构建师范生精深宽广的学科知识体系。一是地方师范大学要敢于打破传统和偏守一隅的学科发展思维，创新教师教育的学科知识体系、专业知识体系、方法技术体系，开设厚基础、宽口径、多样化的教师教育课程。二是地方师范大学要强化问题导向，通过打破学科壁垒、加强学科融合、引入问题逻辑，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深化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增强教师教育创新发展能力，弥补学科交叉与教师教育结合不够的缺陷，破解学科失衡等师范教育难题。三是地方师范大学要勇于创新，积极谋划成立“未来教师研究院”，以“研究教师教育，服务基础教育”为工作宗旨，以教师教育课题研究和高素质、专业化师资人才培养为主要工作任务，构建学科交叉的教师教育学科群，支撑未来教师项目的研究与实践。

(4) 夯实与增强数字技术支撑性，通过技术赋能创新与重塑地方师范大学教育教学的未来形态。首先，地方师范院校要紧密对接国家发展形势和政策要求，优化教师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数字底座，为深化“互联网+”“新师范”改革提供有力的技术保障，推进数字基建发展。其次，地方师范大学要加强教师培育，为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师资保障。最后，地方师范大学要提升自身的数字治理水平，为师范教育持续、健康、特色化发展保驾护航。

(5) 强化与推进区域服务导向性，紧盯区域经济社会重大战略和重大决策部署助力乡村教育振兴。首先，地方师范大学要紧盯区域经济社会重大战略和重大决策部署，打造地方师范大学服务区域社会的新型发展格局。其次，地方师范大学要直面师范生培养与基础教育需求脱节的痛点、难点问题，提升师范生的实践技能和水平。最后，地方师范大学要结合自身师范教育优势与特色，为乡村教育文化繁荣贡献力量。

4. 如何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刘旭东等人在《论教育的自成目的性——基于加快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的思考》一文中提出，长期以来，教育在迎合社会需求中对人的忽视、在转型过程中对公共精神的遗忘以及技术理性对教育内在活力的桎梏共同遮蔽了教育的自成目的性，导致教育功利化倾向愈发严重，

需要复归教育的自成目的性以扭转之。

(1) 积极关注人的潜能的发展，推动教育回归育人原点。教育要积极关注人的潜能的发展，自觉关照人的求知本性。为此，就需要不断完善让人的求知本性得以舒展彰显的教育体制，并能够采取因材施教、因势利导的方式支持、引导和满足人的潜能的发挥和生长，以此为突破口推动教育回归育人原点。

(2) 进一步密切教育与生活的关系，丰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往。人们参与教育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构成一种有意义的生活，由于生活必定要涉及他人，因而有意义的生活必定蕴含着复杂且丰富的社会关系，进而必定具有教育性。在此意义上讲，进一步密切教育与生活的关系不仅是要把共同生活中对人的身心发展有影响作用的因素充分转化为教育的资源和条件，还要使教育成为一种对其所有参与者而言都有价值的共同生活。丰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往是实现上述目的的核心途径。

(3) 着力凸显教育的探究性，充分彰显教育的内在活力。教育研究无论走多远，都不能脱离教育活动参与者的切身关怀。为此，要鼓励教育活动参与者以自己的方式、角度切入教育研究的过程，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去思考面临的教育问题，在教育过程中感受探究的乐趣。

5. 劳动形态的数字化变革及教劳结合的再认识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类成阳在《劳动形态的数字化变革及教劳结合的再认识》一文中提出，劳动形态的数字化变革使劳动泛化，非物质和非生产劳动逐渐凸显；使劳动融合化，数字劳动这类复合型劳动日益普遍；使劳动模糊化，劳动和非劳动的界限愈发游移。随着劳动教育进入党的教育方针并取得与德智体美“四育”同等的地位，教劳结合这一带有鲜亮中国底色的教育原则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迎来了助推新变革的契机，教劳结合需作出必要的调整以适应时代需求。

(1) 教劳结合对劳动形态数字化变革的适应。首先，在数字时代劳动泛化以及生产劳动窄化的语境下，教劳结合应谋求提升与非物质、非生产劳动的关联度。教劳结合应改变单指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取向，扩充至教育与劳动的结合，即“教育与劳动实践相结合。其次，在数字时代劳动融合化的趋势下，教劳结合应注重科学与技术教育以涵盖数字劳动等新劳动形态。数字劳动既是从非物质劳动、非生产劳动中分化出的新劳动形态，亦是兼具非物质性、生产性与非生产性的复合劳动。第三，在数字时代劳动与非劳动的界限趋向模糊的冲击下，教劳结合应着力建构数字时代的技术观以巩固人的主体性。

(2) 以数字技术为中介推进数字时代的教劳结合。首

先，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将为教劳结合设置紧迫的社会语境，推动人转向以知识生产为中心的间接劳动。数字技术作为人类改进社会的工具，为人被工具替代和工具化问题提供反身性参照。人必须在掌握包括数字技术之基本原理在内的系统知识后，熟悉这些系统知识的应用场域——生产劳动在内的数字时代劳动，贯通教育端的输入及劳动端的输出，不断发展自身的主体性、自主性和创造性，专门从事知识生产的劳动以丰沛智慧并驾驭智能，以防止在与数字技术的竞争中被工具替代或工具化。其次，数字技术的全面渗透将使教劳结合融入人们的终身学习，助力学习型社会在数字时代的建构。在数字技术环境下，“教”之一端的各个环节均会与特定的应用场景关联以提质增效，真正接触和理解技术及其实践，人便可成为使用技术的自为主体而不被技术所役；“劳”之一端的劳动者需终身学习才具备在认知、情感、行为等层面自我完善的持续动力。数字技术辅助下的劳动将不再趋向于作为劳心与劳力的负担存在，而成为人生活的第一需要。以数字技术为中介的教劳结合也将在数字时代助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下一轮科学革命厚积物质与精神养分。